

我的兩份生命藍圖

文／張允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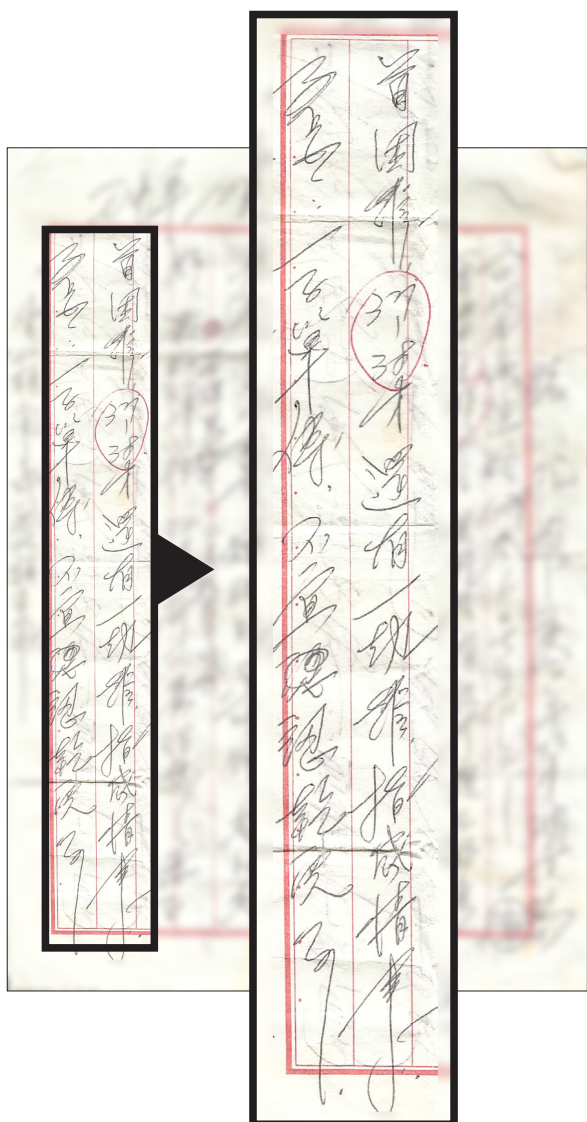
「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經過設計的，你相信嗎？」

一九九二年，我從美國碩士畢業返台，好友說因為兒子常生病、不太好養，希望找個命重的人當他的乾爹，同樣為人父母，我很難拒絕朋友的請託。認乾兒子的儀式拖了三個月才約定好時間。儀式的前一天，跟著朋友去「看水鏡」，這位算命先生的做法十分奇特，僅問了我的姓名、地址、出生年月日，便凝視一碗清水，並在信紙上奮筆疾書。寫到第二頁之前，一行字的出現讓我非常驚訝：「一子單傳，不宜認乾兒子。」

算命先生不可能知道我隔日的計畫，這讓我震驚不已。他洋洋灑灑寫了兩頁的內容

後，開始解讀這張「生命藍圖」。它預示我將經商致富，並特別提醒切勿擔任公職；關於子女，還寫到「女兒不宜超過兩人，否則會影響到長女的運勢（他不知道我已育有一女）」，並白紙黑字寫下我將在某些年份恐會遭遇的劫數，以及身體可能出現的問題。

當時我剛接受西方教育洗禮，對算命抱持「聽聽就好」的態度。至於太太對「認乾兒子」一事也十分介懷，儘管我們無意再添子，但既然有此警告，我只得如實向老友說明，請他諒解我的苦衷。



對這份藍圖，起初我是半信半疑，因為「經商致富」聽起來太不著邊際。雖然我念的是 MBA 企業管理碩士，但我對做生意一點興趣也沒有，畢業回國後我還是選擇了的老東家，再度回到出版社工作了半年。

然而接下來的幾年發展，幾乎驗證了藍圖所言。離開出版社後，我在一家電信代理商工作，接著又幫親戚處理進口大型機具的業務，為了賺奶粉錢，我在培訓公司兼職擔任講師。為人作嫁的兩年後，加拿大籍的老闆 Georges 希望我接手買下他一手創立的「公司」，儘管我三番兩次的委婉拒絕，他仍然鏗而不捨地遊說。一天半夜接到他的來電，他語帶哽咽地說，這家公司是他的孩子，希望能把孩子寄託給對的人。我的理性被那通電話打敗了，成為那個「對的人」，我用不到一輛進口車的價錢，買下了整間公司。

我常說 Georges 是我人生中「意外天使」，其實這樁交易當時有好幾位潛在買家，

其中不乏大型企業，但 Georges 堅決將禮物送到我的面前，好說歹說地要我收下。在這場沒有能見度的競爭混戰中，我只能用「亂拳打死老師傅」來形容當時的處境與結果。

那是一九九四年的事，我同時孕育了一家公司和另一個孩子。太太懷孕初期的檢查，醫生說是個女娃，這讓我們感到困惑，按藍圖發展，這胎應要是個男孩，否則我們可能將迎來三個女兒的結果，面對這個尚未發生的局面，我的理性跳了出來，試圖否定藍圖的真實性。然而萬萬沒想到，孩子出生的前幾個月，醫生看著超音波突然改口說是名男娃，這個消息一時間讓我們瞠目結舌，但也喜出望外。

一九九五年，我不僅真的多了一個兒子，同年我也擁有了自己的公司。在公司成立的前三年，我經常處於自我懷疑的情緒，按照現代心理學的說法，就是所謂的「冒牌者症候群」，但最後事實證明藍圖正確無誤，公司成立七年後，我們不但在業界取得領導地位，更獲得集團全球第一的殊榮。

但專業領域上的自信，並不同於面對孩子時當父親的自信。

兒子寬寬三歲時罹患怪病，全身皮膚紅腫潰爛，連尿液都呈黃褐色，當時醫生診斷為猩紅熱，但服藥病情仍未好轉。有一天，太太在學校越想越難過地哭了，一位學生家長上前了解，脫口而出可能是「川崎氏症」，建議趕緊找第二位醫生確認。後來檢查的結果證實如此，並經正確的檢驗與投藥，寬寬的病情好轉，也萬幸未留下任何後遺症。

孩子療愈期間，我們跟天下父母一樣，只要聽說任何對孩子有用的事，即使被譏為愚夫愚婦也無怨無悔。當時經友人介紹一個小宮廟，住持表示寬寬要當觀音菩薩的孩子，才能度過難關。為了這句話，我們乖乖地添了二十萬的香油錢，本來以為事情順利過去了，但沒多久住持又傳來「神喻」，除了要我們常常回來祭拜，更需要每個月添兩千元的香油錢。有句話說「地獄門前僧道多」，我想這位住持或許便是其中一個，儘管那時的我們異常脆弱，但至少頭腦還很清

楚，心知看心理醫生也有個行情價，利用人的恐懼遂勒索之行的神棍，就算他法力無邊我們也不想再當傻瓜。

我的兩個孩子如願平安的健康長大。偶爾，我會想起那張「藍圖」來對照現況，整體來看，雖然沒有百分之百相同，但至少也有八十分相像。在這兩頁藍圖中，我最想相信的，就是「擁有三十年的榮華富貴」這一句話。

我們終於攢到了買房的頭期款，在某個山坡地上看中一棟透天厝。業務人員看懂我們的心思，運用話術請我們預付定金，哪怕幾千塊錢都好。回家的路上我們心意已決，認定那就是我們第一個家。但次日太太為求保險，找來一位風水老師前往勘察。開車半途，風水老師便說：「別買了。」當時他沒說理由，我太太也不敢問。

跟風水老師認識多年，基於對他的信任，我們果斷放棄了這筆定金。後來證實他是對的，一年後看到新聞報導，該區因土石崩落導致兩棟房子嚴重毀損，自此那個大型造鎮的房子根本賣不出去。

幾個月後我們在關渡買了新房，風水老師說這是個「好的起家厝」。入住新家當天，他帶來一公一母兩隻雞，說：

「這是起家（台語諧音『起雞』），你們養個十八天，若生蛋，你們家就會發達。」當時我沒敢問「若沒生會怎樣」，倒是問出了為何不建議買之前房子的原因。風水老師說，去的沿途都是孤魂野鬼請他超渡，所以他覺得此地不宜居住。

到了第十八天，養在陽台的雞真的生蛋了。風水先生真是我們的貴人，若非有他的勸戒，我們的第一桶金恐怕就此打水漂，這幾百萬也許賺得回來，但要經歷那些過程打擊也許不輕。

我的命運繼續驗證藍圖上的路徑。在這個「經商致富」的過程，有人說我是「學者型的總經理」，這個形容詞倒是頗貼切。雖然得天天談案子簽合約，但我不喜歡應酬，也不想學打小白球，幸好這個行業也不太需要，即使有必要，也有同事們可以互相補位。「學者型的總經理」時間幾乎都花在讀書和上課，有些員工甚至覺得我有些走火入魔，

因為在沒有替客戶上課的空檔裡，我就為自己的員工上課。之所以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：既然我們是企業的醫生，如果連自己開的藥都不懂，又能如何取信於客戶？後來證實這個堅持是對的，在團隊共同努力之下，七年之後我們的各項評比，位居集團全球之首。

公司成為全球第一帶來了新的機會，當時北京、上海、香港的代理商出了狀況，集團與我交涉希望透過併購方式接管整個業務。按理，從台灣到大中華區的經營者，我本應該雀躍不已才是，但誠實面對自己，無論在財力或能力上，這都不是我玩得起的遊戲。在總部與自己的需求之間，我面對的難題是：如果買，我買不起；如果不買，台灣公司就會被併掉。

在天人交戰的時期，我仍舊天天在外上課。有一天，一位學員於休息時間跑來找我，問我是不是面臨難題，我點頭承認。這位被同事稱為「仙姑」的學員表示：「你會有貴人相助，他在等你開口。」

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這位貴人是誰？睡前突然靈光一閃，謎團被解開了，我馬上寫郵件給某集團高層，幸運地，

在這位亦師亦友的長官協助下，我從原本要價八百萬美元的交易，最終變成零元就能取得三個城市的平台和代理權。

公司規模一下子擴展至兩岸三地，前提是與集團另一家子公司合資。在此之前，我請會測字的朋友指點迷津，在我寫下「遊」字後，朋友看了皺眉表示：「你這個美國合夥人有問題，如果合資，你必須得擁有超過五成的股份。」朋友的話讓我十分為難，因為之前談好股份一人一半，兩人輪流擔任新公司的 CEO，如果突然改變主意，整件事情恐怕會談崩，總部那邊我也難以交代。

後來我沒有聽取測字朋友的建言，依舊以五五的結構進行合資，與這位美國合夥人協議，兩人各一年輪流擔任 CEO 職務。未料合資公司後的第一年就出了許多問題，合夥人任職期間，公司流失了許多人才。一年結束後我要求他履行合約換人掌職，然而他卻不承認有此項條款，錯愕之下我拿出合

約，內容竟被偷偷篡改，而我在每一頁上都已簽了字。

我被這白紙黑字綁架了，即使不斷告訴自己：「沒關係，只要公司賺錢就好。」但這個想法卻被每個月的報表打臉，面對三個城市的員工此起彼落的哀號聲，我的痛苦指數飆高，焦慮全寫在臉上。在崩潰的邊緣，我買了張飛往澳洲的機票，希望能暫時躲開這些煩心事。出國前一天的課後，我收到一位學員的贈書，書名是《當和尚遇到鑽石》，說是希望跟我結緣，我欣然收下並說：「明天我要去澳洲散心，正好有機會細讀這本書。」

在澳洲時，我並沒有安排任何行程，大多數的時間選擇坐在咖啡館看書，看累了就到附近的公園走走，在完全放空的日子裡，我開始對《金剛經》有了感覺，尤其閱讀到作者如何運用《金剛經》在困難的決策上，那些案例對於我當下的心境特別有感。七天的放空好似「打禪七」，回台前我已然放下對立，並發了一封郵件給合夥人，內容主要是表達對他的感謝，雖然郵件內容已不太記得，但裡面的每一句感謝都是誠摯的。郵件寄出後我如釋重負，如同《金剛經》裡所言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我放棄了輸贏與對立，不再執著於那些無法控制的事情。

但放下不同於放棄，回台後，我發了一封郵件跟總部說明這個困難處境，並請總部派人來取代我的董事職位，強調「CEO或董事我可以放棄，但這家公司不能倒。」後來這封信激起驚濤駭浪，總部展開一系列的調查，最終決定全面收購兩岸三地的業務，並告知美國合夥人即日離職，至於我，則被留下來協助業務轉移兩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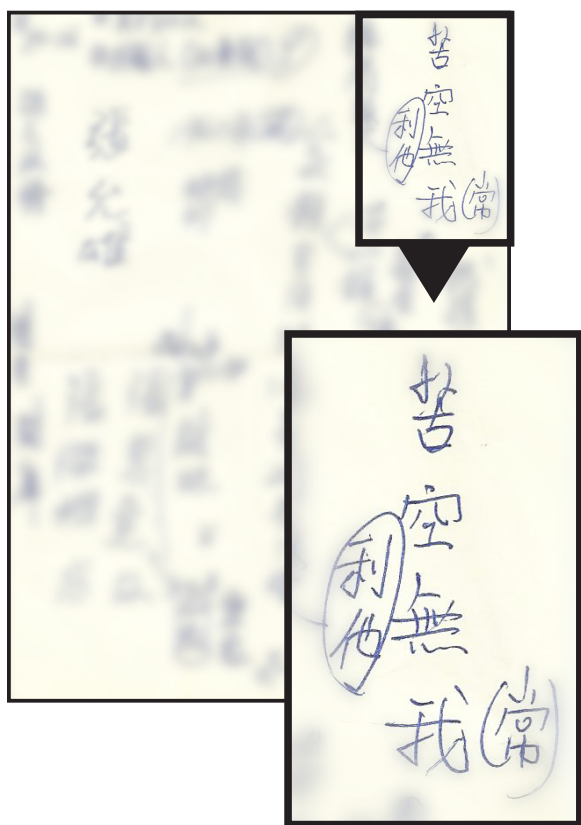
「把手握緊，手裡什麼都沒有；把手鬆開，你就擁有一切！」這句話完全貼合我體悟過後的心境。由於合資公司那兩年的痛苦經歷，我已經對培訓這個行業產生疲態，當總部提出收購意向時，我毫不猶豫地接受，並重啟了第二人生的可能。

收購任務完成後，為了孩子的教育，我再度重返母校讀書。攻讀碩士學位兩年後，我們接到了加拿大移民通知，因為在那裡沒有熟識的親友，要在哪定居毫無頭緒。回台期間，我找了一位道行很高的師兄解惑，師

兄要我寫下姓名、生日和住址等基本資訊，冥想幾分鐘後便在我的名字旁邊寫下「格局放大」、「苦空無我」、「眾生與佛」、「把握當下」等與佛教有關的用語，我問這些文字的意義，師兄賣了關子並未明說，而我再向他問及未來的居所，他說先會住在東岸，然後再移往西岸，之後就會東西岸兩邊跑，從師兄的手中，我收下了第二張的生命藍圖。

退休後在美國讀書的第二年，我接到法鼓山法師的電話，希望讓我擔任北美護法會會長一職。這個重磅消息讓人覺得意外，因為我跟佛教實在沒什麼淵源，如果硬要找出理由，可能是我偶爾在法鼓山當義工，替法師和信眾上一些管理課程。但會長一職茲事體大，因此我給法師幾個不適任的理由，像是「自己沒有學佛也沒有皈依，甚至小時候是基督徒」、「正常來說，會長一職應該是從內部慢慢升上來的」……。但這些理由卻被一一駁回：「沒當過悅眾（幹部）沒關係，組織章程可以改」、「小時候是基督徒沒關係」，至於「沒有皈依」的問題更離奇，因為法師在查閱電腦系統後，竟出現我的皈依記錄和法名。找不到託辭，一個靈魂急轉彎，我當上了佛教團體的會長。事

後回想關於電腦系統中的皈依記錄，唯一的解釋，就是自己曾參加過法鼓山的「禪三」活動，如果沒記錯，我在禪三結束前就提前下山了。



我的足跡印證了「第二張藍圖」的內容。擔任北美會長五年期間，我跟著法師和信眾學習「苦空無我」、「利益眾生」的旨意。由於當時我還在企業接案子，經常來回穿梭美、亞兩洲，而在這段期間，我先飛到東岸的紐約、紐澤西道場講課；或先飛到西岸的洛杉磯、舊金山道場講課，然後才飛回台灣，這樣的飛行路徑的確符合師兄所說的，在東岸西岸兩邊飛來飛去。

一夕之間成了佛法團體的會長，按自己的性格來說，應該會產生冒牌者症候群才對，然而有趣的是，那段期間，我的自信遠大於自我懷疑，在協助各城市道場發展的過程中，我把培訓專業發揮到極致，透過科學化和系統化工具，解決了許多道場難題。在規劃大型活動時，我時常與夥伴們調侃自己：「因為搞不清楚狀況，我才敢接下會長的職務。」還笑說：「因為你們都不做，這件事才輪到我頭上。」但與我熟識的師兄、師姐卻回：「你別說這話？如果沒有好幾世的因緣，你怎麼可能會當上會長？」

關於好幾世的因緣，我不得不提幾個真實經歷。

三十多歲時，我就曾夢過「仁波切」這三個字，因為完全不懂意思，醒來後趁記憶猶新趕緊寫下來。90年代初期藏傳佛教尚未普遍，隨著越來越多的相關書籍和影片，才慢慢了解這三個字的本意——「珍貴的老師」。珍貴與否，不是由我說了算，但我的確是一名老師。在三十多年的授課生涯中，我碰過好多學員說我長得像藏人。甚至有一次我在教室裡備課時，有位學員進了教室看我一眼馬上又退了出去，過了幾秒才回來說：「以為自己走錯教室，剛才看到台上是一位喇嘛。」

或許我的前世確實是名修行人，會長一職讓我有幸與許多高僧大德共事，繼續前輩子的學習與修行，有位師兄還開玩笑說：「你這是在修『佛學博士』，指導教授的來頭一個比一個大。」

某次回台期間和朋友聚會，地點正好位在那名五年前給我「藍圖」的師兄所處的道

場附近，帶著對前世今生的好奇，我直接登門拜訪。我重新報上個資後，他閉目冥想幾分鐘便說道：「你這是第四輩子護持佛教團體，第一世與師兄姊不和後離開，第二世有進步但脾氣仍不好，最近的一世我看到你是一位虔誠的老太太，死前發誓來生要繼續護持佛教團體。」

我把這件事告訴了許多師兄師姐，他們噗哧一笑地說：「你的脾氣確實比以前進步了。」

關於「老太太臨終前的誓言」，不禁讓我回想起一次離奇的經驗。

一九九四年第一次去上海教學時，我提前一天抵達城市，當天下午想外出走走，翻閱附近的景點資訊，便決定前往鄰近的城隍廟一探究竟。乘坐出租車在接近目的地時，卻因為城隍廟正在整修，車輛無法自由進出，我只能下車步行前往。由於當時尚未有 Google map 或百度地圖，循著司機給的大方向走去，瞬間我猶如跨越時光之門，突然其來一股強烈的熟悉感，彷彿眼前的景象曾在過往經歷過，或甚至夢見過。我對自己說：「這店鋪以前常來，前面的岔路肯定是左邊，不是右邊。」在這個陌生的地方，我的

每一步竟能如此篤定。不知轉了幾個彎後，眼前真的出現了那座城隍廟，當我跨進廟門，抬頭望向神像時，心中浮現的想法是：「這個神像不是原來的那一尊。」

在佛道不分的華人世界，我的前世或許真的就是那位老太太，透過民間信仰找尋心靈慰藉，在領悟「苦」、「空」、「無我」的過程中習得安全感。回顧我的兩張「生命藍圖」，如果要解釋成「自我實現的預言」，作為當事人的我有絕對的發言權。我的回應是：「我不想成為生意人，卻成了生意人；我自認是基督徒，但卻成為佛教徒。」這些夢境中的預告、陌生人的提醒、天外飛來的靈感或轉折，即使得冒著自己被說是怪力亂神的風險，我也必須誠實地說：「在我們之外，確實有另一個宇宙，一個被統稱為『靈性』的維度。」

文章最後讓我賣個關子，在我的藍圖之中，有一個相當鼓舞人心的指引，當別人說

五十歲後領悟人生最幸福的四件事：「吃得下、睡得著、拉得了、笑得出來」，我雖不否定這個說法，但有股力量提醒著我，我的人生下半場應該不只如此。

